



小伙伴

刘真著
李劫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根据刘震原著“我和小荣”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

剧本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两个少年的遭遇和生活。小王和小荣是一对很要好的小伙伴，在患难中结成友谊。小王比小荣大两岁，较早参加了八路军，担任交通员的工作，经常出入于敌人的区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到小荣家。不久，小荣妈为日军逮捕，牺牲了，小王便带了小荣来到部队，经过小荣的坚决要求，她和小王一同担任了交通员的工作。在革命的大家庭里，这两个孩子受到革命的抚育，做了不少工作，经历了富有意义的生活，并都成为坚强、机智、勇敢的小战士。

小 伙 伴

刘 震 原 著

海 默 编 剧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内罗会街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1}{4}$ • 字数 27,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7)0.13 元

统一书号：10051·35

成熟了的石榴，結滿在一棵很年輕的石榴樹上。

榴枝從石砌的牆頭上探出頭來。俗語說榴開百子，一大顆一大顆的石榴都被籽粒漲裂了，白色的石榴子象漂亮姑娘的牙齒，紅色的石榴子象琥珀穿的珠花。可惜牆頭很高，一般的行人只能看着這些晶瑩的榴子在陽光下誘人地閃爍着。

一隊騎着大洋馬的日本士兵過來了，一個士兵在經過牆邊時，停了一下，伸手去摘一顆最大的石榴。

這隻手剛好够到石榴時，牆內有一根藤棍打到了手上。

日本士兵發怒了，扳着牆頭向牆內看去。

牆內，石榴樹下，一個叫小榮的姑娘，年紀不過剛滿十二歲，她正抱着一隻小狗，手裡舉着藤棍站在小樹前面。

小狗看見牆上露出頭來的日本兵，汪汪地咬起來，小榮縮了脖子往屋裡跑去。

“巴格！”日本兵罵了一句，大概由於隊列在繼續前進，只好撤開這棵石榴樹和小姑娘騎馬追去了。

小榮的媽媽王大娘正在竹帘內向外看着。王大娘緊張地屏住呼吸，生怕出了什麼事，這時，小榮掀開帘子闖進來了。

王大娘責備女兒：“你不知道那是鬼子！”

“不知道我还不打呢！”小榮神氣地說。

“你作死哪！”王大娘氣壞了，“你不知道咱們家有……”說着，她掀開炕蓆叫起來，“小王！出來吧，鬼子走啦！”小王頂開一塊方磚爬出來了。小王比小榮大兩歲，但是顯得老成多了。

“鬼子才不那么寻思呢，”小荣还在一边说着，“越打他，他越觉着咱们家没外人。”“嚇！”小王说话了，“你快成了小日本了！你都知道鬼子怎么寻思。”说着，他走到小荣面前，“你这可太没警惕性……”

“少叨唠两句！”小荣象大人一样地训斥开小王了，“没有人当哑巴卖了你！”

也怪，小王真的不吱声了。

“小王啊，”王大娘笑起来了，“你平常的嘴头子那兒去了？怎么你就怕小荣这死丫头呢？真是什么虫啃什么木头。”

这时小荣已经舀好一盆水，王大娘正在替小王缝身上撕开的口子。小荣将水端过来放在小王面前说：“快洗脚，洗完了吃饭！”

小王看了看她，正要推辞间，小荣又说了：“别那么慢腾腾的！”小王连二句话也没回答，连忙把破了后跟的袜子脱下来，将脚放进脚盆内。

“媽，快把信送去吧！”小荣接过媽媽正作的针线活儿。

王大娘看看这两个孩子，笑着退出門去。

“你拉倒吧！”小王这一次勇敢些了，想不讓她代自己缝，“扎了我的肉！”

小荣瞪了他一眼，顺手拈下一根笤帚毛来递给了他：“咬着！”

“你还迷信呢！”小王调皮地看着她問。

“咬着！”小荣命令地说，小王刚一想再爭，小荣又补了一句，“快！”于是小王順从地将草棍咬在嘴上了。

“你回地委跟上級說說，”小荣一边为他缝着衣服一边說，“这几天日本馬队常出来，叫他們打兩匹大洋馬多好！”

小王悄声地向小荣耳边說：“说不定这次我帶來的信就是叫县大队配合打游击的……”

“又小广播！”小荣责备他。小王伸了一下舌头不吱声了。

二

黄昏，晚霞，山村。

在开阔的河滩上，有人牵着两匹大洋马溜着。

这儿是部队和机关的宿营地。干部们、战士们都在初秋的傍晚围聚在河滩上散步、聊天或嬉闹着。

在一块细沙滩上，小王正和赵科长打着拳。小王的拳已练得很熟练了，看起来打得很花哨，只是空子太多，赵科长一边和他打，一边指点着他：“又漏了空了！着！”他一会儿在小王的肘下点一手指头，一会儿在他腿上用脚轻轻踢一下：“走！”

“头不要啦！”“胸脯子找打哪！”赵科长左一拳右一脚，激得小王越来越不服气，他满头大汗地采取着进式。这时候有几个好事的人站在一边评论起来了：

“小王这两下子不赖啦！”

“薑还是老的辣呀！”

“小王！加油！”

终于被小王找到一个空子，赵科长一个金鸡独立没站稳，被小王紧接着一个玉环腿踢在了赵科长的屁股上。

“好！”大家给小王鼓掌。

马伕老刘正牵着那两匹大洋马走到了这儿，一看大伙在夸奖小王，就趁机“将”了小王一军：“小鬼，这马你敢照亮照亮不？”

“是刚打下来的那两匹吧？”小王问。

老刘点点头，然后正经地说：“可是跟你说着玩呢。连我都骑不住！”

“这一下小王可完了。还没马腿高呢！”一个战士在一边说。

“你们别逗他啦！”赵科长说，“他好逞强，马性子摸不

准，小心出了事！”

这时，有个通訊員跑来，交給赵科长一封插着鷄毛的急件。

在赵科长正拆信时，小王已偷偷地跑到馬身旁一棵小树前，他灵巧地爬上了树，一迈腿，跨到一匹沒有鞍子的馬上。这馬大概是跑馬場訓練出来的，只要有人一沾身，就象箭一样地竄出去了。

洋馬一躍大跑，一起一伏足有五六尺高，每步能跨出一丈多远，看的人都惊叫起来：“毀了，糟了！”

“老刘！”赵科长急了，“你管干什么的？你看，正正小王的任务来了！把他摔坏了你負責！拉匹快馬來！”

老刘將另一匹披鬃的小馬交給赵科长，赵科长翻身上馬，向開闊的山口外面追去了。

小王这时已吓得臉都慘白了，他只有紧紧抓着馬的門鬃，任着馬自己馳去。

赵科长打馬急追。

小王要摔下来又爬上去。

急磨。赵科长追上来，攔在小王馬前。

小王的馬又掉头向回跑去。

赵科长縱馬又追回去。

慢慢地，小王鎮靜下来，他已經在馬上騎得穩些了，也能隨馬的起伏来跃动了，馬大概是跑累了，开始向村内跑去。

馬箭直向有馬棚的院子里跑去。院門很低，剛够容下大洋馬钻进去，但这匹馬不管不顧地縱身进了院子。

“啊！”所有的人都惊恐地叫起来，有人用双手蒙住了臉。

赵科长也惊叫着跳下馬來。

馬跑在槽前流着熱汗，喘着氣。

小王雙手攀住了門框吊在門框上。門框很高，他蹬着兩條小腿不敢跳下來。

趙科長走來將他抱了下來。

“我的媽呀！”小王驚惶未定地叫着。

“我的媽呀！”趙科長也同樣叫了一聲。

在一間老百姓的空屋子裡，炕上搭了一塊門板，靠窗還立了一張高桌，這兒是趙科長的臨時辦公室。

趙科長正站在桌上將一個文件包彎腰遞給站在地下的 小王：“小王，這是一包很重要的文件，咱們現在住的地方離王大娘家遠了廿多里，可是文件一定得在天亮以前交給王大娘轉給交通站，你能完成任務嗎？”

小王好象對這樣囑咐有些不滿意：“這一點文件，我閉着眼睛也能送到。”

趙科長看了看他那傲氣的樣子，嚴肅地跳下了炕，伸手就將小王已經系在腰上的小包解了下來：“不行！你太自高自大啦！准出岔子！還是找別人……”

小王急了，連忙緊緊地扯住文件包懇求地說道：“好科長，我不過是說着玩，我心里可真沒這樣想啊！”

趙科長故意懷疑地搖搖頭：“嗯？”

“真的！真的！我的好科長啊！我下一回再也……”

趙科長笑了，伸手在小王背上戳了一下，同時又取出一個手巾包放进小王手內：“去你的吧！”

小王跳着跑出了房門。

小王已經是在野外了，他打開小包一看，包裏裝的是四個

煮熟的雞蛋。

小王的影子追趕落日去了。

三

仍然是在黃昏時候。這兒是游擊區的一個小學校。

在一間大房子里，擺了幾排破破爛爛的桌子，另外還拼湊了一些“書桌”，那是用在土坯壘起的礅子上面架了木板作成的。

坐在第二排靠門邊的一個人是小榮。

夕陽強烈地橫射進屋子里，把整個屋子映成紅艷艷中帶些金黃黃的顏色。

一位女教員正在向學生發問：“台灣是那一國的地方啊？”

“中國的！”學生們齊聲回答。

“讓誰給咱們占去啦？”女教員又問。

“小日本！”學生們自動放低了聲音回答。

“咱們該怎麼辦呢？”

“打倒小日本！”學生們用壓低的急怒聲音答。

忽然，有個小孩子跑進來了：“來啦！”

大家立刻靜下來了。女教員問：“天這麼黑啦還有鬼子下來，你是不是看錯了？”

“是！沒錯。”

沒用誰通知，全體學生立刻都把抗日課本藏到了書桌的夾板內，或木板下的土坯縫內，每人面前都換上了一本敵偽的課本。

這時，有個穿中國長大褂的日本人走進來了，後面跟着幾個偽軍。

女教員早已將黑板上的台灣地圖擦去，寫上了“建設大東

亞共榮圈”的字樣。

穿長大褂的日本人走進屋內環視一遍後，猛然走到最後一排座位上，打開一個大些的男學生的書。他看了看，將書放到桌上，又突然走到前兩排。他正站在小榮的背後。

小榮眯着小眼，用一只手托着下額，滿不在乎地向前看着。

“你的說話，”日本人將小榮拉起來指着黑板上問，“明白？”

“大東亞……”

“什麼意思？說！”

“大東亞就是我們亞洲可大啦！”

“下面的！說！”

“共榮圈……圈就是圓圈，就跟雞蛋似的……圈就等于零……”

日本人不滿地看了看她，然後一把抓住她那根後腦的小辮子，將她按坐在座位上。

這時外面傳來哨子聲，日本人和偽軍立時都跑了出去。

“砰砰！”又是兩聲槍响。

忽然有人跑進來：“小榮！你媽媽叫李天魁領着日本人來捉走了！”

在小榮家的門前，門上已貼了三張封條，小榮站在牆外的石榴樹下，鄉親們拉住她。

遠遠的土崗上，映着落日，看見了王大娘被押走的剪影。

李天魁，穿着大褂，戴着禮帽，大褂的前後大襟是纏在腰上的，他手里提着棍子，凶狠地逼着小榮的媽媽向前走去。

四

象眼淚一樣的雨點從樹枝上滴落下來。

天是阴暗的，东方的黑云向满天瀰漫过来。
树下，小王走累了，正吃着赵科长给他的鸡蛋。

一个接連一个象蛋壳一样的日本炮楼。炮楼内的探照灯象鬼眼一样在远远的地方閃来閃去。天是漆黑的，因此灯光显得贼亮贼亮的。

雨越下越大了，小王跌倒了又爬起来繼續向前走。

小王弯着腰，喘着粗气，脚落下去说不定滑向那个方向，走三步退兩步。漸漸地他有些心慌了，探照灯又向他身边照来。

他迷了路了，东看看西看看也找不出方向来，摸了摸树，也辨别不出阴阳面来。最后，他只好用双手蒙上眼睛轉了几圈，然后放开手再辨别方向，但仍沒有用。

他立了一会兒，腿有些軟了，气也餒了。

“这可怎么办？”他自語着，“怎么就轉了向了呢？这是那兒呀？誰能告訴我道啊？……”想到这兒覺得不对了，“管他呢，我豁出去啦，照直走，找人問問……”于是他挺起胸脯，象对誰发脾气一样地說，“你欺侮我小啊？对不起，十五啦，也是参加八路軍三年的老战士啦，咋的？”

小王又奋勇地向前走去。

小王走进一个树林边上，突然发现有一点点火光在前面忽明忽暗地閃动着。

小王問自己：“不能是敌人，敌人天一黑就鑽进王八壳里去了。”

他高兴地向火光走去。随着火光他鑽进了一个古老的树林子，可是火光又不見了。他剛想返身往回走，火光又在另一个方向出現了，他又追去，剛剛快追上，火光又一閃不見了。

“怪事！”在小王正怀疑时，忽然有个低沉又严厉的声音在他背后喊起来：“干什么的？”

小王吓了一跳，但立刻又镇静下来：“我娘病啦，到城里去抓药，回头走迷路啦！你给我指个方向吧！”

一个黑影子突然扑到小王跟前，两手抱住他的头摇了摇，然后哈哈地笑了：“老百姓？别给我装蒜啦！”

恰恰这时黑云给月亮让出一条缝，使月亮露出脸来，一道青色的光正正照在他们两人身上。借着月光小王看清了这是个白鬍子老头，肩膀上还背了条破口袋。

“说！是不是同志？”老头问。

“是！”小王认出他不是坏人，象似找到了亲人，顺势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进老人的怀里了。

老人看了看小王，一把抓住小王的手，小王自己将手松开了，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已经揀了一块带尖角的大石头。老人一看笑了，没说什么话，只是回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小王看见他这样子也笑了，将石头扔向了道旁。

“快下命令吧！我的小首长。”老人说，“我帮你干点啥？”

“上大王庄去，有要紧事。”小王说。

“哎呀！今天傍黑天鬼子还去抓人来呢！”

“去得了吗？”小王焦虑地问。

“有我哪！”老人说，“我这是飞毛腿，千里眼，上天、入地都能领你。”

“好！那快走吧！”小王催促着他。

老人滑稽地叫了个口令：“立正，开步——走！”

小王笑了，老人也笑了。二人同时走去。

又走了一段路，小王只是不住地歪着头看着他，可是老人只管挺起胸脯往前走。

“老大爷！咱们可不能走村里呀！”小王說。

“吓！”老人歪头看了看小王，“还留着个心眼哪！不放心啊？”

小王也随着他笑了笑，可是仍不住地歪头打量着他。

“直看我干什么？”老人問，“我不是刚娶的新媳妇。小心脚下！”

“老大爷，你行行好告诉我吧，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老人反而不笑了：“好孩子，你就信得过我吧，我是作敌伪工作的联络员……明白不？就别再問了……”

兩人又走了一程，已經走进一个大村子边上了。

雨这时已經停了，只是地上还很滑。

小王还是好奇地不住地看着这个老人：“老大爷，我要不是反对迷信哪，我准把你当成个活神仙……”

老人诙谐地说：“神仙咋的，他不会打鬼子，就这一条，李铁拐、吕洞宾都比不了我。”

小王也信任地笑了。

兩人走到村边了。老人走到一棵大柳树下突然停下来，給小王行了个軍礼：“报告首长，任务完成啦！”

小王沒笑，却上前紧紧拉住老人的手，眼睛有些湿润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老人說，“我姓孙，別問我的大号啦，高兴你就叫我孙大爷，不高兴叫我孙猴子也行，可別叫我猪八戒，猪八戒迷媳妇，我这么大年紀了，媳妇也不迷我呀，还是迷抗日工作吧，它不嫌我鬍子白……”

“別看你秘密，”小王說，“早晚我能知道你……”

“吓！真不善！”老人笑了笑又問，“你到这个庄找誰？”

“这……”小王眼珠轉了轉，“我也不能告訴你……”

“好吧，咱們後會有期！”老人說完，邁着大步走開了。

五

小王貼着牆根向村里走。

深夜了，只有白楊叶子沙沙响和蟋蟀輕声叫。

不知誰家的娃娃突然哭起來，哭了兩聲，可能是又銜住媽媽的奶頭了，又睡着了。小王又拐了個街角。象打了聲悶雷一樣，那家的男人打呼嚕，打得好响啊。原來是一個粗大的男人睡在門洞里。

呼嚕聲遠了，天上的黑雲突然散淨了，星星眯着眼，月亮害羞地看着人間。

小王走過一個小廣場，這兒連着村外的曠野。是那兒路過的大雁，正在沙灘上睡覺，一個站崗的孤雁安靜地巡着哨。

繞過個小土崗，已是王大娘的院子了。

小王走進後牆那棵石榴樹下。石榴不知被誰打光了，只有幾根光禿禿的枝椏還向牆外窺探着。

小王按着規定的記號，在房後牆上踩了三腳。在往日，馬上就會有人咳嗽一聲來回答，可是現在除了從對面牆上碰回來的清晰的回音外，什麼回答也沒有。

小王繞到大門口。大門前那口甜水井，那兩棵大槐樹還照常在那裡。他走到門前，掏出來先預備好的鉄絲，正要撥門。可是往門縫上摸了摸，有紙的聲音，借着月光一看，原來已貼了三道封條。

小王大吃一驚，頭也發熱了，他僵立了一會兒，氣得伸手就把封條撕了下來，然後就用身子去撞大門。

剛撞了一下，小榮養的那只小狗從門旁的水道里爬了出來。小狗汪汪地咬了兩聲，一看是小王就不咬了，一下子竄到

小王怀里，小王將它抱在胸前，摸着它的毛，亲着它的小鼻子，輕声地問：“小宝贝，大娘和小荣那兒去了？啊？”小王說着眼圈都湿了。

突然，一个黑东西从空心老槐树里跑了出来，小王吓的后退了兩步。

小王冷靜了一下，低声問：“干什么的？”

“小王哥……我是小荣。”

小王連忙跑向小荣跟前：“你在那里头干啥？大娘呢？”

“村里有汉奸，咱們村外說去。”小荣將小王的手一拉向村外跑去，小狗悄悄地紧跟在她的后面。

在小王和孙大爷分別的那棵柳树的下边，小王和小荣談起来了。

“你来干什么？快說？”小荣問。

“不慌，大娘呢？”小王問。

小荣固执地問：“你別問我，快說干什么吧！”

“不！”小王也固执地說，“我偏要問。”

小荣哭了：“我就不叫你問。”

小王知道她的小脾气，看了她一会，才說：“文件怎么办？赵科长讓立刻轉到路西交通站。”

小荣馬上擦干眼泪：“我正等着这件事呢，媽早晨起来告訴过我……快交給我……”說着，她就伸手来解小王纏在外衣下面腰上的文件包。

“不行！”小王抓住小荣的手說，“你办不了！”

小荣表面耐心实际是帶点急躁地說：“你忘了嗎？我去过十来趟啦！”

“那是跟你媽一块去的。”

“不，我自己也送过信。”

“信比文件好办的多，碰見敌人，一口就吃了。”

“我說我能行就行，”小荣急了，“你別跟我貧嘴刮打舌的。”

小王不慌不忙地摺着手指头盤算着：“你才十二岁，我十二岁參軍的时候走路还怕鬼呢！”

小荣看了看她，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小包兒来：“俺姨給我五个柿子……你看，我一直留了七八天，想等你来了再吃，可倒好，反过来你还瞧不起我。”小荣說着把柿子一扔，用小拳头照着小王胸口就捶了一頓，紧接着呜呜地哭了。

小王無可奈何地看了看她，心里有些明白了，也跟着流下泪来。

小巴狗也象很伤心，跑到小荣脚下看看她的臉，又跑到小王脚下看看他的臉。

这时，在远处，不知誰家的公鷄第一声打鳴了！

两个人同时抬起头来，好象都沒哭过一样互相看着。

“呀！天快亮啦！文件怎么办哪？”兩人同时說起来。

最后，还是小荣着急地一拉小王的衣襟說：“我說一定能完成，完不成你砍我的头！”

小王想了想：“咱俩去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心眼多一点。”

小荣連鼻涕也笑出来了，她抹了一把，高兴地说：“好，快走。”她伸手就解小王的文件包。

“这还用你拿？”小王推她的手。

“七十八里路，风这么大，你早累坏啦，就是嘴硬！”

“不！”

“咳！”小荣象个大人似的責备小王，“你总是不住嘴的唠叨叨，讨厌！”小荣不等小王再回答，就打架似的把文件包搶过去了。

小荣把文件包在腰里扎好，又回头给小王系扣子：“朝雾就下来啦！凉着！”然后她又从兜里拿出两个向石头一样硬的高粱饼子递给小王，“吃！”

临了，小荣又拣起地上的柿子包，将小王的手一拉，就向黑暗中跑去了。

六

东方开始发白了。不知那兒发出咕冬咕冬的声响。

是一列軍用火車从南往北咕冬咕冬开了过来。

在一叢麻子棵下，小王和小荣并排坐着，看着火車开过去。

“原来火車是这个样啊！”小王轻声說，“一間一間小房子，連了一大串，比我們村还长呢……真好哇！我本來說抗战胜利了去开汽車……我一定学开火車……这能拉多少东西啊！要是我看見同志們累了，我就停下來說：‘同志，上車吧，这是咱們自己的火車，……’他說到這兒，歪頭看了看小荣，小荣睜着兩只星星一样亮的眼睛，笑咪咪的，一声也不响。他連忙問小荣：“是不是你也想开火車啊？”

“不能当啞吧卖了尔啊！”小荣又申斥了他一句。

火車过去了，小王站起来就想走。小荣拉住他：“别乱动，听我指揮。我沒跟你說，鬼子有个护路队，常常走动，小心埋伏在路边上，我先去看看，我要碰上敌人，你就从旁边繞过去，碰不上，回头叫你再过。給你！”小荣說着把文件包遞給了小王。“你別去，”小王攔阻她，“我当过三年八路軍了，比你冇經驗！”

“你那一口山东腔，”小荣責备他，“一句話就露了餿啦！”

“不行！”小王还爭着。

“听话不听？”小荣又象小大人一样发命令了，“你是男孩子，背上文件跑的快，侦察、指挥，打掩护是我的事！啊！好小王哥！”小荣说完，也没再等小王同意，一纵身就向铁路跑去了。

铁路两边的炮楼灯光不住地閃爍着。

小荣和小王已经同时到了铁路路基上了。

“等等，”小王说，“我摸摸铁路是不是铁的！”

“快！快点吧！”小荣拉小王，“顺这小毛道一直往西！”小荣象个小司令一样站在铁路上指挥着小王。小王还是弯腰摸了一把手里什么东西装在了口袋内才往前跑去。

一会儿，小荣也跑着进来了。

嘎！嘎！他们背后枪响了。

两个孩子使尽全身力气向前跑着。

在两个孩子跑进一片树林子时，砰砰！又是两声枪响。

刚下过雨，地上还剩下一弯一弯的小水坑，两人一不细心，同时摔倒了。

“哟！”小荣笑了，“屁股摔两半了！”

“你还笑呢！前边有敌人！”小王拉起她来说。

“你还有经验呢！”小荣嘲笑他，“你没听见那是老套的筒子枪声，是咱们游击队放哨打的枪，专门掩护过路的。”

“小荣真不简单哪！”小王歪着头看着她说。

“给！”小荣取出一个柿子递给他，“吃个大柿子吧！”

“等等，我得看看铁路啥样。”小王说着，就在口袋内掏起来。

“铁路掉在屁股后头五六里地远了，你那儿看去。”

“我口袋里装了一块。”小王掏出一块东西来，一看，是